

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

# 外科症治全生集

清·王洪绪 原著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外科症治全生集 / (清) 王洪绪著；夏羽秋校注，一北

京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，1996.7

(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)

ISBN 7-80089-396-0

I. 外… II. ①王… ②夏… III. 外科病证-中医疗法

IV.R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2127 号

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

发行者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七号 电话：64151553 邮码：100027)

印刷者：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

经销者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112 千字

印 张：5

版 次：199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册 数：6000

书 号：ISBN7-80089-396-0/R·397

定 价：6.0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系清·王洪绪所撰。全书共四卷，为外科专著，包括痈疽疮毒总论、临证医案、诸药制法及外科方剂。其中所载阳和汤、犀黄丸、阳和解凝膏等名方，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推崇，故本书在中医外科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。

此次校注以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为底本，精校而成，供中医工作者临床参考。

## 校注说明

《外科症治全生集》四卷，清·王洪绪撰于1666年。

王洪绪，字维德，别号林屋散人，又号定定子，江苏省吴县人。其自幼学医，承继曾祖若谷之学，通晓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，而尤以外科见长。

本书共四卷。卷一，论痈疽疮毒，包括阴证门、阳证门、有阴有阳证门，咽喉口舌门、杂证门。卷二，为临证医案数则。卷三，为诸药法制及药性。卷四，为煎剂类、丸散类、敷药类、吸药类、膏药类，以及新增马氏试验秘方。王氏强调，外科诸证之辨，当以阴阳为纲，治疗则“以消为贵，以托为畏”，所载阳和汤、阳和丸、犀黄丸、阳和解凝膏、洞天救苦丹等名方，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推崇，流传至今。其在中医外科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

本书问世后，流传甚广。此次校注，立足于临证实用，释疑校讹，当注则注，于义无碍的版本之异不作过多探讨。所用底本为1956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，校本则主要采用清同治十二年癸酉（1873）刻本槐荫山房藏板（以下简称槐荫山房本）和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（1907）校经山房刻本（以下简称校经山房本）。除上述校注原则外，尚有几点须予说明：

一、原书为繁体竖排，今一并改为简体横排，方位字“左”“右”相应改为“下”“上”，古今异体用字均采用现行简化字，均不出校注。

二、原书目录卷三之下只列标题“诸药法制及药性”，今

据正文内容将所录药物名称一并列出，以便于读者检阅。

校注不当之处，敬请读者斧正。

校注者

1993·6

[ 2 ]

马评  
陶批 外科全生集提要

清·王洪绪著。洪绪，字维德，别号林屋散人，又号定定子。吴县人。乾隆五年书成，吴仲英序《马评全生集》尝曰：王氏《全生集》一书，近时业疡科者，奉为枕秘。设遇症即录方照服，既不凭脉，亦不辨症，贻误非浅。《集》中所载阳和汤、犀黄丸、子龙丸，法非不善，而论究失一偏。白陷者概认作疽，用阳和汤，不别寒热真假。不知阳和汤为温散血中寒邪，果系阴寒凝结，服之或可消散，如有伏热郁热之症，皮色亦白，投之是速其溃也。至已溃之症，麻黄尤所避忌。又如乳岩起于肝郁，郁久化火掣痛，姜桂必不宜服。肺痈乃金受火刑，肺喜清肃，倘肺有伏热，犀黄丸多溃气之品，讵非转劫真阴乎？子龙丸行水驱痰之剂，只可施之壮实，如虚羸之质，则吐泻作而生气损矣。先生之论类如是，皆有独到之处。是书经马公培之眉批增方；潘霨命弟器之为之区分门类，增损字句；陶公阶臣，加以评批，益臻完善。治外科者，当以此为善本。

## 潘 序

余阅外科书多矣。而求其剖析阴阳，辨理寒热，简明切要者，莫如此书。《灵枢·痈疽》之篇，条绪繁多，浅学难于寻识；《金匱》只列疮痈、肠痈两种，大意以深浅分阴阳，而其旨未畅。后人钻研未由，遂歧途径。王氏独绍绝学，启发灵、扁，振坠扶危，厥功钜已。嘉定王氏校刊本，鄂中再刻之，其论证互见，未便遍阅，家弟器之，治此有年，曾为区分门类，颇有增损字句，世称善本。嗣长洲蒋氏刻于苏城，伯寅弟翻雕于京师，鄂中尚无此本。余既刊各种医书。成，即急为付梓，以广流传。

吴县潘霨

## 黄序

是编乃林屋散人出其家传枕中秘，不为自私自利之谋，而亟亟焉以济人为急务。呕出心肝，尽情昭揭。以阴阳辨痈疽之别，以赤白明阴阳之著，实能补古方书所未逮。其词简，其法易，虽不明医者，亦开卷了然于心目也。往岁余患骨槽风，医家投散风清火之品，几至危殆，得是书如法治之乃瘥。余颇信之，厥后凡亲友间遇有病瘰疬、痰核、流注、背痈及一切阴发重症，各告以照方施治，无不立效，余益信之。乃者胡氏外孙女左股痛，足不着地年余矣。既觉所苦处漫肿坚硬，而皮色如故，是编所谓贴骨疽无疑也。亦照方投以煎剂丸散，不百日而溃且敛矣。余惟信之深，而尤欲人共信之，独惜坊本率多亥豕之误，方谋订正重刊，广为流布，外孙女欣然解囊金，授余而请之。适王君荆门，曾有勘定本极精审，遂付剞劂<sup>(1)</sup>。凡人有所乐为，皆根诸心。而其心之一于公者，世不概见，林屋散人是编之著，可谓公之至矣。今复以王君善校本行世，俾观是编者，人人知医，岂不一大快事乎哉？外

---

(1) 割劂：读作基厥，雕板、印刷之义。

孙女年未及笄<sup>〔1〕</sup>，聪慧知书，余嘉其信道之笃，好善之诚，因识刊刻颠末，略书数语于简端。

道光辛丑六月子仁氏黄铵序。

林屋散人悯人之混称痈疽，不知痈之与疽，治法大相悬殊，此辨析痈是痈，疽是疽，于古方书未备而独得行之秘授者，一一出方济世，不使后人以讹传讹，千古竟同长夜。非谓是书一出，诸方书可尽废也。凡与世医治法，无有异同者不载，古方书具在，可遍观而博取焉。惟读者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尔。

子仁氏九月朔又识

---

〔1〕 笄：读作基。“及笄”，古代指女子满十五岁，女子十五岁才把头发绾起来，戴上簪子。

## 王序

余自幼闻痈疽有不可治之症，名曰阴发。五六岁时，舅氏子京先生以骨槽风亡，问之长老，云：久则成痨瘵也。甲午岁，子仁丈患骨槽风，始甚剧，后按《外科症治全生》法，治辄愈。余取其书观之，乃知阳为痈，阴为疽，骨槽风亦阴疽类，非由瘵发。由发后服凉药，延久成瘵耳。世人知阴发之名，而不达阴发之治，良可慨也。适秦君立甫元其家藏别本，余因据以参校，互有得失。其字之显讹者改正之，间有改而义仍未明，及疑者有疑而未改者。如大痈溃后，治法两本并云体虚年老者，投参、芪、草皆灸也。夫托毒忌灸，上已详之，而此忽云灸，盖承上痛息毒散肿退色转红活而言，即体虚年老者，亦必至是而后可用灸，断断不可早用。今改云体虚年老者，始投参、芪、草更用灸，勿仍误谓虚者初起即当用灸也。瘰疬治法第四条云：即在手下之脚骨。别本云：即在手下突出之骨，脚骨足跗外高骨也。突出之骨，掌后之锐骨也。患系喉间，手为近，故从别本。然足阳明脉，亦循喉咙，下循骻外廉，下足跗。拔疔散、六和散两方，并有瓜蝎，而他方或作瓜蝎，或作血蝎。考古方书，有作瓜儿血蝎者，知此蝎为蝎误。第如雄黄之名腰黄，后集

申之，瓜竭则无文，本补亦无瓜竭之名，今并改血竭。轻粉无毒，而于黄连则云解轻粉毒，文歧出，考《本草》亦云无毒，而注云有毒、黄连解，今改无为有，庶免眩惑。牛膝治茎痛。茎，别本或改作胫。按：茎中痛，水道中痛也。第曰茎，似非茎中矣。而《本草》主治列茎中痛，此其脱中字乎？痈疽方诀，归芩花粉节煎，或麻黄青蒿甘草，皆有用节者，此其甘草节乎？锁喉方药诀甘草各一钱，别本作二钱。《本草》当归，全者活血，而是书云定血，此俱未敢臆断。表弟时清甫于吴门买是书，即立甫所藏本。清甫又于书肆旧书中见是书，与吴门所买本异，欲买之以示余，则即子仁先生藏本也。重刻者不外此二本，辗转淆讹，益不足据矣。原本刻于乾隆五年，子仁先生藏本则重刻于嘉庆五年，立甫藏本不知其刻于何年。是书流传已百余年，而疡医都若未见，何哉？胡氏孤女所患久治不效，案是书法治乃效。既效，欲刻余所校本，以广其传。爰更取二本，严勘付梓。而序其始末，并识其疑，以质世之精于医者。

道光二十有一年辛丑七月朔日王浩荆门氏撰。

## 汤序

《周礼·天官》：疡医掌肿疡、溃疡、折疡之祝药、  
剗<sup>[1]</sup>杀之剂。注云：剗谓刮去脓血，杀谓以药食其  
恶肉。又曰：凡疗疡以五毒攻之。注云：今医方有五  
毒之药，合黄芩置石胆、丹砂、雄黄、礬石、磁石其中，  
烧之三日三夜，其烟上著，以鸡羽扫取之以注疮，  
恶肉破骨则尽出。又曰：以五气养之，以五药疗之，以  
五味节之。注云：既剗而攻尽其宿肉，乃养之也。五  
气当作五谷之误，是上古疡药，攻补兼施，无专用攻  
击之确证。予尝慨医藏一目综今存者，几与释道埒<sup>[2]</sup>。  
惟疡医之书，其见著录，惟宋·李迅《集验背疽方》，  
窦汉卿《疮疡经验全书》，元·齐德之《外科精义》为  
近古。而国朝王氏洪绪，撰《全生集》，说尤完美。盖  
是书务审病因，而辨章阴阳强弱，不失累黍，故世推  
为善本。武进马培之先生，关籥道枢，营垒宝躁；三  
世学医，趾美弥笃。由是誉满江南，一时叩门求药者，  
踵武相接。候色诊眉，莫不膏肓洞达，已而被诏入都，  
声望益奋。廓其闻见，所疗辄应，如春台登而上池饮

[1] 剗：读作剗，刮去之义。

[2] 媂：读作列，同等之义。

也。其明年既告归家，慨然暇日，宏览秘笈，思有述造，用诏末学。以王氏重用阳剂，发言过激，非古人和缓之意。奋以己意，攘剔瑕瑜，别白汤剂，条件斟正，列于眉间。凡一月书成，以归武林吴氏，付剞劂行世。夫阴疽流注，呼吸死生，俗医剽窃一二禁方，妄施针石，固足杀人，即高明之士，竞竞守王氏一家言，亢厉自高，而于受病之本因，发病之形色，及夫阴阳向背，用药节宣，禁忌之所宜，概置不讲。其为伐天和而残民命，亦挺刃之异耳。今得先生斯评，庶业医者，得所圭臬，不致索涂擿埴，其为功甚巨。而先生所以自寿以寿人者，亦讵可量哉！刻既成，用述缘起如此。

光绪九年季春之月，萧山汤纪尚拜叙。

## 吳序

光緒丙子秋，兒子庚生病胃脹痛，百治不瘳。耳孟河馬培之先生医声，挈儿子就河庄求治。日坐先生旁，见其就诊者，日数百輩。其以瘍毒來証者，去尋丈外，即听声詭色，洞达症結。讶其先囑之奇，間詰之，因謂予瘍毒之發，患實內蘊。病情神色，未有不達于面目者，故可望形而得之。其用药非精熟《靈》、《素》，按脉辨证，平章阴阳，无以应手輒效。如兢兢守一二古方，漫然施治，不莽莽乎？且外症实難于内科，非得真傳口訣，未易券获。至于看法、治法、手法，亦非筆墨所能宣。刀針有當用，有不當用，有不能用之別，如謂一概禁之，非正治也。如瘍毒初聚，用針以泄氣，可冀消散；毒已成，針之易收口；若令自潰，必至膿腐穿破，疮口卷齶，難以收功。古書固不可废，而辨证尤为首務。议论所及，又謂王氏《全生集》一书，近时业瘍科者，奉為枕秘。設遇症即錄方照服，既不凭脉，亦不辨症，贻誤非淺。《集》中所載陽和湯、犀黃丸、子龍丸，法非不善，而論證究失一偏。白陷者概認作疽，用陽和湯，不知假寒真熱，假熱真寒，區別攸分。陽和湯為溫散血中寒邪，果系陰寒凝結，服之或可消散，如伏熱郁熱之症，皮色白者

误投之，是速其溃也。至已溃之症，麻黃尤所必忌。乳岩起于肝郁，郁久化火掣痛，姜桂必不宜服。肺痈乃金受火克，肺喜清肃，倘肺有伏热，犀黃丸多溃气之品，讵非转劫真阴乎？子龍丸行水驱痰之剂，只可施之壮实，如虛羸之質，則吐泻作而生气损矣。先生之論類如是，皆发前人所未发，而其要首貴審脉而已。爰亟覓旧本，首請詳注，重刻行世，以不负先生壽世之苦心。工既竣，因質述其平日之說，以告世之讀是書者。先生尚有《驗方新編》亦按部擇驗過之方，增減重訂，成集待刊云。

光緒九年仲春上浣仁和吳恒仲英。

## 自序

明·刘诚意伯言：药不对症，枉死者多。余曾祖若谷公《秘集》云：痈疽无一死症。而诸书所载，患生何处，病属何经。故治乳岩而用羚羊、犀角，治横痃而用生地、防己，治瘰疬、恶核而用夏枯、连翘。概不论阴虚阳实，惟多用引经之药<sup>[1]</sup>，以致乳岩、横痃，患成不救；瘰疬、恶核，溃久转怯。竟不知为引经之药所误，反诿咎于白疽本不可救，不亦谬欤！夫红痈乃阳实之症，气血热而毒滞；白疽乃阴虚之症，气血寒而毒凝，二者俱以开腠理为要。腠理开，红痈解毒即消，白疽解寒立愈。若凭经而不辨症，药虽对经，其实背症也。世之患阴疽而致毙者颇多，苟其阴阳别治，何至有死症乎？余曾祖留心此道，以临危救活之方，初起立消之药，一笔之于书，为传家珍宝。余幼读之，与世间诸书迥别。历症四十余年，临危者救之，初起者消之，痛痒者止之，溃烂者敛之，百治百验。凭经治症，天下皆然；分别阴阳，惟予一家。是以将祖遗秘术，及予临症将药到病愈之方，并精制药石之法，尽

[1] 本句槐荫山房本、校经山房本并作“惟凭经并治”。

登是《集》，并序而梓之<sup>〔1〕</sup>。以待世之留心救人者，依方修合，依法法制，依症用药，庶免枉死。使天下后世，知痈疽果无死症云尔。

时乾隆五年，岁在庚申仲春朔日。洞庭西山  
王维德洪绪氏书。

---

〔1〕本句底本无，今据槐荫山房本、校经山房本补。